

獨

醒

子

獸醒子序

昨歲余同年弘菴子以大觀
察抵任東粵適計吏以原職
更調欣然西歸長途落莫舟
中展卷潛玩至會心處輒錄
而識之感懷觸景多發以已意

久而成帙因授之梓人余得而
卒業焉見其以類屬詞旁引
曲譬微而漸德之原顯而天人
之感以至治心理性敷政動民罔
不具備然大要歸於見幾明決
知止不殆真若三閭大夫所謂

衆人皆醉我獨醒者以獨醒
子冠之首篇遂目之為獸醒子
繹其自叙之旨視脫鉅任若棄
敝蹠而以得遂休歇爲甚快者
噫青蠅玷璧非自招也緣地量
移非劣處也一舉足即不失故

物而關府而卿貳皆旦晚事也
乃不此汲汲而辭榮適志念切
烟霞纔抵家即葺惠麓山亭
若將於一丘一壑為終焉之計
斯真急流之湧退達士之高標
也若壘之人偶一失意競心益

熾營爲偃僂俯伏於督郵小
兒之前濱於老死而不悟斯人
也真如沈湎於麴蘖竟日夜裴
回以濡首甚至嚙語作病其視
獨醒子何啻鷄得腐鼠而仰喙
鵠雛也雖然有出世之志而後

能建經世之業後天下之樂而
樂者必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者
也據弘菴子今日之優游泉石
而異日之顯設廊廟者可卜也
余老且病願忍須臾以觀勲業
之盛

萬曆壬辰秋年弟唐裔湯述

獨醒子小引

余蒞東粵甫三月聞計報解
纒西歸昕夕兀坐舟中時入
杳冥形神兩忘間一推窓舒
嘯與山川應接處覺意適輒
諸受事碌案牘鞅掌時以

成霄壤三三嘆老百年身世流
雷浮漚劫六衰身強半韶駒
歷隙公幾何時藿食祀農又
矣足補竊壯七行意者天將
玉女易筭為逸貽我以佳歌
之場且人云弗以忘則甚快

也興至或展卷自怡倦則拋書
低寐讀不成誦亦不求解有
所觸輒書以記其忘以返故廬
不覺盈帙再閱一過無當尾
岳聊資捧腹身云之無文事
之不諱弗古也因首篇者獨

醒子遂以命名敢竊以於柱
下非僭擬於三閭觀者亦寬謂
讓烏

萬曆壬辰夏五錫山人弘菴
賈應璧識

獨醒子上

錫山賈應璧
文宿甫著

甥張明卿與時甫校

獨醒子衣冠楚楚履中規矩性不嗜飲強之則嘔吐欲絕一日誤入醉鄉鄉人無弗飲者群然相邀命酌始而抵掌諧笑相得甚歡繼之狎褻箕踞放言恣論旁若無人自誇以為曠達獨醒子不勝杯酌攝衣欲起衆艷然不悅曰子醉哉何來須臾而遽欲去乎無乃以我

輩為不足並乎咸瞋目怒視且詈且逐非疾
走則裂冠毀裳幾不免矣獨醒子歸省不得
其故乃歌曰江河倒逝兮涇渭混流蛟龍潛
窟兮魴鱖出游璞瑾為石兮薰蘭為蕝西子
擯郤兮無鹽好求因以其事質諸忘機道人
道人曰醉醒何辯辯夫勢而已矣勢有強弱
弱與強爭則強者勝勢有衆寡寡與衆爭則
衆者勝故水之熄火理也而揚杯水以救燎
原則迂土之障水理也而握撮土以填巨浸

則拙子以獨醒當衆醉迂耶拙耶宜乎其以
子為醉也又何恠乎見逐哉昔人有呼馬而
應之以馬呼牛而應之以牛者彼豈不知已
之非馬牛哉順其勢自以忘其身耳獨醒子
憮然又歌曰泰山高兮土壤積蒼海深兮百
川納至人虛兮包六合

猛虎伏岡見形則噬苟無渡岡之夫爪牙雖烈
不為害也含沙伏澗見影則射苟無越澗之
人陰噴雖毒不為凶也夫猛虎好噬不能噬

無形而人之噬人不必其有形即素不覿面如秦越人之不相識者亦得而噬之含沙好射不能射無影而人之射人不必其有影即數千里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亦得而射之以是禍生於形影者人猶得以形影避之禍起於無形影者人莫知所避矣然則人心其尤烈於猛虎也哉其尤毒於含沙也哉潮之滄陽人不事耕作多以泛海聊生日衝風破浪出沒巨洋以圖升斗之養終其身貿貿

烏若不知有家者一旦揚帆鼓柁飄至扶輿
國土扶輿人招之曰子何來曰來自中土治
何生曰航海為生曰食日米一升曰衣歲布
一疋行年幾何曰歷三百三十五甲子矣扶
輿人曰天地之造物也甚博而人之受氣於
天地也甚眇日月之運行也甚久而人之取
精於日月也甚暫夫以眇然之身托暫寄之
迹縱日休歇於安樂場猶恐外物足以撓吾
憲而搖吾精也何乃不謀自逸而好自勞苦

役役於濟蕩之鄉，冒不可倖之險，以邀不可必之利。女自以為得矣，自我視之，人生百歲一瞬耳，即日享千鍾，無補於身心之萬一；况所食不過太倉之一粒，所飲不過滄海之一勺，外之風浪撓其形，內之恐懼驚其心，寸板之下，即為黃泉。倘一失利，將葬於魚鼈之腹矣。吾甚為子惜之，子不見吾國之人乎？家有數畝春耕，秋收稻粱滿畦，夫妻父子相聚一室，親戚朋友往來相呼為樂，風雨晦冥閉戶。

相守晝作夜息名利不入於心即三公無以
易也子能鑿一杯之土構一室之廬則食有
餘飽居有餘安矣奚必冒不測之險以延湏
臾之生哉海陽子俛首若有所失良久曰吾
土之人悉以微利是競汎海為生故吾向也
亦習而安焉不知勞苦之若此也微子之言
幾汨沒吾生矣今而後終身不復言汎海矣
遂就扶輿而家焉

客有觀劇戲者聞越調則喜聞楚調則厭必驅

而易之乃竟席大觀子曰楚人之不能歌越
猶越人之不能歌楚各適其情而已奚必辯
楚越哉試觀吾人朝燕暮秦奔走於名利之
場生榮死哀聚散於代謝之頃窮達相形欣
戚互感即吾人之劇戲也推之於物或歡呼
於簷溜或叱咤於庭槐或抱砌以長吟或穿
花以度曲翻翻舞翊裊裊好音即物類之劇
戲也又推而極之陽春佳麗和氣發舒霏雪
滿空朔風凜冽山川競秀雲物變幻此又造

化之劇戲也。撫時育物，皆為樂事。觸目感心，無非宴喜。瞬息韶駒過隙，倏焉劇散筵收矣。對境者當自得之，奚必辯楚越哉？

客問：人生窮通得喪，果有命乎？曰：有。奚辯？曰：辯之以理，非若世之星平術也。試以士言之：士未仕，初習舉子業，研思經術，淹貫義理，搦管為文，沛然如泉，燦然成錦，命焉有終窮者乎？設有窮焉，可以委之命矣。苟居則事游蕩，試則事奔競，投筆不能成句，欲僥倖於萬一一

不得志則悲其窮曰有命吾弗謂之命也既
仕謹守成法明習吏事於人情無所徇於貨
財無所私命焉有不通者乎設有不通可以
委之命矣苟違道以干譽拂民以從欲廢法
以圖利徒日徇於粉飾之具惟是辱且不免
矧欲求通苟不能通猶然曰有命吾不謂之
命也即士而農工商旅可類推矣傳曰君子
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居易俟命者
盡其道者也行險僥倖者立於巖墻之下者

也嗚呼知此可以言命矣

君子待人以誠而或致人之欺終不以其欺已而貳吾之誠也示人以信而或起人之疑終不以其疑已而爽吾之信也施人以恩而或招人之怨終不以其怨已而輟吾之恩也蓋天無所不覆四時有常叙焉日月無所不照晝夜有常度焉君子無所不容屈伸有常行焉在人者不可必在我者可自盡君子惟盡其在我而已矣

天下之冢難懲者忿苟於橫逆之來處之泰然
無纖毫介意冢難窒者慾苟於貨色之交視
之澹然無纖毫動心非有天下之大勇者不
能也

大忿能懲大慾能窒可謂善用其勇矣此其所
關者大故人所致力者多也然或小有中情
即生一喜心小有拂意即生一怒心此尤人
所易忽不覺其感之速而應之切陷於此不
能消融猶然內之未定也天下未有小物不

勤而可謂之養盛也者故君子所養必自獨
知始

醺醺易以醉人不飲則視之若鴆毒矣艷冶易
以迷人淫則視之若髑髏矣貝玉易以移
人不貪則視之若糞直矣暴戾易以觸人不
爭則視之若飄瓦矣四者之情既平由是達
可以忘華袞之榮窮可以安蔬水之樂以之
養生久而益光以之應物錯而不變一毫無
所累於心也故關尹子曰物之來于我者皆

攝之以一息知此不惟心無所累而萬物皆
為我用矣

或問人之受福於天何厚薄久暫之不齊也其
道可得聞與曰朕兆茫茫予奪無常去不可
留來不可量天道豈易言哉雖然嘗徵之物
理矣華之茂者乘其蓓蕾而刪之則發舒益
茂不然前之盛者後必凋也果之繁者乘其
未實而摘之則結子益繁不然始之多者終
必耗也儲擔石於家儉者可供百日遇何曾

之輩一筋而空矣釀尊壘於堂啣者可飲數
月遇高陽之徒一吸而傾矣焚膏燭於密室
明光可以達旦置之風前不逾漏滅矣由是
觀之予之厚薄係乎天享之久暫存乎人人
之作用不同故受享亦異耳昔人有言曰留
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
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噫知其說者可以達
天道矣世有享富貴而不知足暴殄天物而

不惜者獨何心哉

尺璧在山美未彰也鑿石者得之玉豈有求於人哉天不使之終埋耳瘖充在淵輝未露也剖蚌者得之珠豈有求於人哉天不使之終沉耳聾有至寶者自珍之彼抱璞而泣剖腹而藏者亦過矣

人有隱行天必顯之苟不顯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發之天道也人道也彼有寸長而急急於自鳴者亦淺矣

人以陰德及人者必獲陰德之報以陰事中人者必獲陰事之報其所報者不必盡出於受者之手而出爾反爾自不容爽也噫此非人所為天實主之非天所命人實召之感應之幾亦微矣

人之安身立命本自愛欲中来故其發於情也愛欲為切其難制也亦愛欲為甚小之而食色貨利大之而富貴功名人情孰不欲靡麗而厭足焉甚則竭精匱神謀其力之所不及

圖其勢之所不能至有寧死而不休者豈非
愛欲之為崇哉試反而思之人生在世受用
幾何錢貨盈庫所需僅為長物粟穀盈倉所
食不過充腹錦帛盈筒所衣不過蔽體艷冶
盈室所資不過字育童僕盈庭所給不過使
令豐功盛名無非事人之事高爵崇祿無非
憂人之憂向之經營於吾前者雖甚多而取
以養吾之生者則甚少也矧錢貨太積則慮
其散失粟帛太繁則慮其弊壞僕妾太盛則

慮其奔佚功名太高則慮其玷損爵位太崇則慮其殞越欲擺脫業已受其束縛欲一一顧惜則精神有所不逮蚤夜勞思斃而後已種種色色無非伐性之斧斤戕生之鴆毒也吾之所謂愛欲者不為吾之大患害乎故達人養生澹然無欲其來也不拒其去也無求世之一切可愛可欲者視之若浮雲然好善惡惡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何世之人見善則怯見惡則趨日夜焦勞不務安

逸所經營者多伐性喪生之事豈其好惡之情與人殊哉蓋其中之所蔽或好名或好利或好色三者交戰於胸中因以奪其好惡之真情故其夜之所思晝之所為惟惡是務無善可見雖勞不憚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苟能以好道之心易其好名好利好色之私凝其神於太虛滌其欲於太素淵然湛然一物無以攬其慮則有善可進無惡可祛不求逸而自逸不求生而自生其好惡有不與人同情

者鮮矣

南海赤帝子向離出治有臣五人曰盼子者司鑿貌別色曰爾聃者司聆音察理曰商兌者司辭令出納曰馮翼者司捧持扶掖曰繼武者司奔走趨蹌五臣在帝左右或居耳目之官或專喉舌之任或寄股肱之托各効其職君臣似謂深相得矣一日帝陞丹淵之殿闕衆妙之門屏羣寺之黨恭默思道愀然不樂呼五臣至前而切責之曰寡君無良實左右

是賴五臣輔相有年計行言從體恤周至可
謂待之不薄矣吾欲並觀而矐子不能啟吾
之明逞睚眦而悅艷麗使吾常病於瞽吾欲
兼聽而爾聵不能擴吾之聰戾逆耳而悅新
聲使吾常病於聾吾欲三緘而商兌不能括
吾之囊詞令之渙發使吾多失於躁妄吾欲
端拱而馮翼不能作吾之恭使吾揖讓不協
於規矩吾欲安詳而繼武不能增吾之重使
吾步履不中於繩尺有臣如此將焉賴之若

不嚴加策厲吾將褫其職而逐之矣五臣惶
懼不寧咸叩首謝曰臣等奉職無狀厥罪奚
辭第念責有所主非臣所得當者望王察之
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者也君令
於上臣恭於下五臣惟奉令承教之不暇而
暇為自便乎臣職業謂已盡詎意王猶督過
之也倘沐宥其既往開其自新臣等願進一
得以效忠焉惟王首先庶物正已率下端居
靈臺之上游息汪洋之中清靜寘欲無一物

之投其好疑神定慮無一念之入於邪臣等
自能將順王休又何敢妄有所效哉帝默然
良久曰朕方責臣臣反責君君臣交儆一時
良遇予甚嘉焉今與諸臣約責在一人者予
自任之責在諸臣者當共勉力圖之凡予視
聽言動稍不循理汝等即反命而力諍之母
遂予過予當從諫弗拂也五臣咸稽首稱賀
曰君言及此誠社稷靈長之福也敢不奉命

惟謹

有民社寄者若為人荷擔然物有輕重路有險夷時有蚤暮何不齊也物輕則易舉路夷則易行時蚤則易至彼負重者非彈力不能舉矣歷險者即彈力非有推挽不能行矣來暮者須臾不能辯色即彈力推挽且未至矣其則有并其擔而損失之者主人惟計其能至而完璧者授若直否則非捐其直且責之償其輕重險夷蚤暮俱弗問也噫人之遭遇有幸有不幸哉

均之乘舟也牽挽僕僕者日行不能百里順風揚帆則一瀉千里矣方其乘風破浪孰當其快意若或拔檣裂柁多起於揚帆之艦牽挽者無有也均之乘馬也按轡徐徐者不過數十里而止策鞭疾馳則瞬息數百里矣方其歷都越國孰追其後塵若或蹶蹄隨鞍多出於疾馳之足按轡者無有也今之宦海波濤利途疆鎖何以異此遠人大觀寧拙而遲毋巧而疾終不以彼易此者安危之機灼然其

先見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慎之
哉

東粵素稱沃饒年來民貧盜起官司按之日急
崔符之警日益繁粵人有搆庵韶石間夙好
焚脩者適遭其患訪真子往過之見其色若
死灰形若槁木愀然若有所不豫者問之曰
何乃爾曰為盜所苦曰官司如之何曰保甲
有法哨守有備緝捕有格弭盜之術非不詳
矣盜竟不息奈何訪真子曰子所言者治之

之具也非其要也子好道試以道喻夫人身
效用在百骸而主持在一心心苟多欲百盜
競起目貪於色盜起於目矣耳貪於聲盜起
於耳矣口貪於味盜起於口矣鼻貪於香盜
起於鼻矣四肢貪於安逸盜起於四肢矣凡
其朝突吾門戶夕鑿吾垣墻驅於東而戢於
西者孰非多欲以召之哉子能堅持爾四大
謹閉爾六門固脩爾神室澄心絕欲澹然無
為則六盜自為之屏息矣且吾聞粵之為關

也無地不設關之權稅也無物不有稅之充
官用者付一人私囊者付九官既渙民之利
而奪之矣矧常賦有耗羨之征贖鍰有法外
之罰以是刻削其民民之財日竭而生計日
以蹙安得不羣起而為盜乎官是土者果能
廉靜寡欲不殖貨利於凡無名之稅法外之
科一切罷去則民既安於生業之有利而不
苦於科斂之為害即驅之使為盜不從矣蓋
官猶心也民猶百骸也心得其職何患百骸

之為累哉粵人聞言三歎而去

水能內照而不能外觀陽在內而陰在外也火能外照而不能內觀陰在內而陽在外也故畫卦者置乾爻於坤之中則為坎置坤爻於乾之中則為離坎離之象水火之誼乾坤之交陰陽之機無不互根無不相濟易道盡之矣

人之患無不由已作之者陰刻者無後奢侈者易貧猜忌者親離貪暴者衆叛言誕者招尤

行肆者名敗匪直人事是亦天道孰非患之
由已作者此猶其遠者也好飲必亂性好食
必傷胃好睡必致腫好樂必蕩神好色必竭
精好馳必傾跌好鬪必損身苟尤好之禍必
隨之孰非患之由已作者此猶在外者也一
念喜則氣散一念怒則氣湧一念憂則氣鬱
一念思則氣結一念懼則氣餒一念粗則氣
喘一念從心起氣從心動患即從心生矣作於
已者益微召夫患者益切故君子慎獨不但

可以脩身即養生之道不外是也昔邵康伯
遇神人授以衛生之術曰自身有病自心知
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
是病生時噫斯言真得養生之要哉

水能尅火得金以收之則水溫而火之用不窮
木能尅土得水以滋之則木盛而土之功益
著五行之利未始不相資以有成也善導天
地之利者當自得之

古今人何不相及哉令人作事動求成法成法

者古人已試之良法若六經子史所載嘉言
善行是也今人而果能取法乎古不亦善乎
苟欲一一盡合乎古人恐有未能亦有未當
者成法又安在乎試觀堯舜之揖讓湯武之
放伐周公之誅管蔡前人何嘗有行之者堯
舜湯武周公獨行之彼何所取法哉法乎天
則而已所謂天則者質諸神而無疑俟諸聖
而不易者也今人而能動中乎天則協之理
而當焉反之心而安焉求之中而無太過焉

無不及焉不必合乎已試之成法自足為當
今之良法矣

天遊子適粵三月返棹東歸焚香靜坐因指席
間之爐而歎曰天下之物未有不虛而能容
者此爐握之不盈一掬惟虛故能容其燼所
凭小几揆之不盈數尺惟虛故能容其爐所
乘扁舟其倉不過數丈惟虛故能容其几且
并人而共載之矣推窓眺望江流汨汨濟艇
往來莫知其幾信知此水惟虛故能容其舟

顧瞻大地，紅塵滾滾，綠野靡靡，四海百川，無不承載。信知此地惟虛，故能容其水；極目仰觀，茫茫宇宙，遠不可既，廣不可量。信知天惟虛也，故能容其地。又并山河四部而並畜之矣。夫物以漸而大，器以漸而寬，所容亦以漸而多。彼有拉一長，懷一智，即與人相角，而不相下者，觀此亦可以自省矣。

氣運於天而灰動於管者，陽之神虛而能通也。聲發於此而響傳於彼者，谷之神虛而能應

也君子默運於中無機不通慎發於外無感不應惟其心之虛而已矣

善治事者順其理理得則觀其成不多事而增擾也善治民者順其情情安則聽其便不拂民而生亂也善治水者順其勢勢歸則從其趨不與水而爭利也善脩身者順其性性盡則無施而不當不戕性以立異也善受命者順其天天定則無入而不得不違天以圖倖也善養氣者順其機機運則生生而不息不

逆機以妄作也聖人之所為無不順應之也者何容心於其間哉

天地不言而化成日月不言而化光雨露不言而化滋江河不言而化流萬物不言而化普機之不容息者本不待言而顯亦非言之所能盡彼談性命者求之言詮所得必不深矣有天下者須精神貫攝乎天下斯萬邦協和天下之民得其所有國者須精神貫攝乎一國斯百姓乂安一國之民得其所有家者須精

神貫攝乎一家斯九族敦睦一家之人得其
所有身者須精神貫攝乎一身斯血脈流通
五官四肢各從其令匪直動中天則即百病
亦不生矣然則呼吸之間幾微之際道無乎
不在也體道者何以使精神之貫攝哉

人之一身目能視耳能聽鼻能臭口能言四肢
能動方其氣聚形生百體犁然各效一靈不
相假借不相凌奪是孰使之然哉神之萃我
而生也及其氣散形穢頽然如糞土向之效

靈者寂然無一之能存神之離我而去也夫
此神之在人為生生不息之機善養者得之
不善者失之耳苟求其故其造端也曷從而
始其究極也曷從而終其來萃也曷從而致
力其得之也曷從而體驗是必有其道也審
此而長存之谷神可以不死矣

宰執而不二者天地之心運行而不息者天地
之氣心至虛故常靜氣至實故常動乾坤所
以不毀人能虛其心可以合天地之心實其

氣可以合天地之氣虛實有常動靜無間可
以同天地之久

昭曠子尸居澗默返觀內照顧謂心曰咄哉爾
心天之肖形惟汝寂尊汝擁虛位獨居靈臺
伴食摸楞何不盡厥職也心曰君何發此言
哉余為五官之宰百體之長一不從令是余
之責余日兢兢焉正色率屬無一敢違越於
禮法之外者皆奉余之命也何曠職之有昭
曠子曰豈謂是與心之為官虛而能通殫厥

所思方克稱職人心皆巧惟汝獨拙人心皆
華惟汝獨實人心皆智惟汝獨愚人皆見利
思趨而汝獨後人皆見害思避而汝獨立人
於功名則思爭奮而汝獨不居人於爵位則
思爭崇而汝獨甘於卑列凡百人情得喪榮
辱若一無關於心者此所以謂汝曠職也心
曰噫惟君云云余非不能為誠不樂為耳顧
人所以日營營於富貴利達之場者豈獨勞
其心思已哉將降其志屈辱其身塗其面目

奴顏婢膝昏夜乞哀有妻子之所羞覩而不顧者乃得遂其所欲既勞其神并辱其身雖苟富貴何益於君君不見夫世之貪利慕祿者乎谿壑方盈而不免於陷窅朝秉樞要而暮登鬼錄者有矣以是徒勞其心吾不為君顧之也故與其逞吾之智毋若守吾之愚與其飾吾之華毋若存吾之實與其鬪吾之巧毋若抱吾之拙人以名利為榮吾以無辱為得人以富貴為尊吾以無欲為足彼方賤人

以危吾實貽君之安而君何不以余為德也
昭曠子曰良哉爾心雖無赫赫之名不彘循
循之令微爾言幾眩惑於世之營營者矣今
而後吾與子遊神於太虛之表而相安於無
事之天

百川之水始於涓滴燎原之火始於灼爍
天之木始於萌芽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察微知
著聖人所以慎之於始也

或厭城市塵囂而欲入山以求靜惡人事煩擾

而欲獨坐以求靜余曰入山求靜靜以山也
有時而出山仍不靜矣獨坐求靜靜以坐也
有時而離坐仍不靜矣然則靜安在不在山
不在坐在乎人之心爾苟得事心之要雖終
身城市日與人事應酬不害其為靜也不得
事心之要雖槁形巖穴老坐蒲團外若靜矣
而一念少弛火蛇游泐即在山在坐時且莫
知其所之也安得謂之靜乎然則事心如之
何曰心本太虛多欲為障心之不靜欲為之

累也果能一切嗜好貪嗔掃除廓清復還本體外無所擾者內自安定不求靜而自無不靜矣周子曰無欲故靜斯言誠得事心之要哉

空空者聖心之本體與鄙夫之心體無不同也叩兩端而竭者鄙夫之心體本如是其各足聖人復還其本體非有加於所知之外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道不可見苟欲見道無物而不存也中不可執

苟欲執中無微而不著也何以驗之試觀諸水與石焉水本無泡括之而泡生矣隨在而可括則隨括而有泡不括則泡湮泡何常生之有石本無火擊之而火出矣隨在而可擊則隨擊而得火不擊則火滅火何常出之有知此可以見道可以執中

問人存心默坐一念不起即可謂之靜否曰此是氣定未可便謂之靜也若只如此求靜其平日病根尚多潛伏於中遇事觸發仍然妄

動矣。湏是盡去人欲，獨存天理，以之應物，常如本性，方是真靜。故以無欲為主，自然能靜。以求靜為主，未必無欲。彼默坐者，安得遽謂之靜哉。

六經具載聖賢大道，固是後人師範。然未有六經之前，作聖賢者自有心法，不在典籍間也。吾人善法聖賢，湏先克治病根，涵養本體，方入六經之髓。若只淹貫羣籍，博物洽聞，謂之經生，則可謂之得道則未也。令人有學備玄

者一切陰符叅同悟真等篇無不了了舉以告人莫有能難之者自以為黃老復生不是過也忽遇真脩者出試以下手丹訣口授工夫叩之則茫然無所對矣余曰此趙括之讀父書者也見聞之知何適於實用哉

心不可放放則縱肆而不能收斂心不可拘拘則束縛而不得展舒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斯言雖為養氣之節度實為存心之要

小事亦不可怠緩小人亦不可忽畧人人當然
况有民社寄者乎

寡欲不惟養神且足以任道真言惟養氣且
足以進德寡取不惟養廉且足以杜謗寡用
不惟養財且足以惜福寡交不惟養勞且足
以遠怨

大道無情非氣不足以長養萬物氣化則物生
氣壯則物盛氣變則物衰氣絕則物死此生
長收藏之機萬物因之而成變化也人肖天

才 匪 二
地同此一氣七情六慾交相震撓真氣耗極
形體消鑠而神自去矣故善攝生者在養氣
善養氣者在御情
三 百 一

人生在世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
大富貴之人亦所不免况貧賤者乎故佛家
謂之缺陷世界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心
泰自無不足矣

心可逸形不可逸道可樂身不可樂形逸則怠
惰易流身樂則荒淫易恣故君子勞其形以

有為而心則無時不逸焉憂其身以防患而
道則無入不樂焉逸生於勞其為逸也曰休
樂生於憂其為樂也曰裕

醯鷄日處於甕以甕為之乾坤也故所知惟甕
中之糴粘耳置之醴泉必驚而溺矣井蛙日
處於井以井為之乾坤也故所知惟井中之
污泥耳放之江海必躍而仆矣村夫村婦日
耕織於偃僂田野之區以村落為之乾坤也
故所知亦惟村落之蹊徑而已與之談國都

之境必駭而走矣彼有襲故紙之陳言勦途
人之口昭未歷九垓而遽談天下事者相去
能幾何哉知言者自能辨之

聖人不能無欲欲而有節欲皆天理凡人不知
節欲無惑乎天理之日亡而身命之日促也
試觀水火者常用之物世有蹈水火而死者
用之不得其節也飲食者日給之需世有傷
飲食而殞者給之不得其節也即此推之凡
節於忿怒節於憂患皆足以忍性節於逸樂

節於驕淫皆足以保命節於視聽節於言動
皆足以修身節於財用節於使令皆足以齊
家節於刑罰節於賦歛皆足以平天下聖人
不外欲以存理故以之脩己以之安百姓無
非順人情而為之也

常人溺世者不離世間一切相厭世者必離世
間一切相唯出世之聖人不離世間一切相
而能離世間一切相能離世間一切相而不
離世間一切相故磨不磷涅不緇堅白自如

惟孔子一人而已堯夫嘗有言曰必須了得
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

聖人有出世之法而無出世之心若有出世之
心則是厭世而欲離世間一切相矣惟其無
心故不離相而離相離相而不離相此其所
以為出世法也

心體不可不活工夫不可不死心體不活則疑
滯而不圓融工夫不死則浮泛而不切實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非疾無名疾沒世

而無善之可稱也。若君子存心，惟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而已。名之稱不稱，何容心焉。古人為善，不求人知，有過不畏人知，令人為善，惟恐人不知，有過惟恐人知。

釋家以度世為佛果，自度為羅漢果，固分量大小之別，亦成已成物之辨也。自吾儒之道，觀之孔子之老安少懷，佛果也。鳳歌之楚狂，鷄黍之丈人，羅漢果也。禹之視溺，猶已溺，稷之視飢，猶已飢，佛果也。洗耳之巢，由採薇之夷。

齊羅漢果也顏子不死擴而大之則佛果矣
彼有以顏為羅漢果者非惟不識顏亦不識
佛也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斯言若鼎謂小人鼓者由今觀之風之移
人亦大矣蓋一人好道舉國無不談道一人
好禪舉國無不談禪一人好兵舉國無不談
兵好者倡談者和如影隨形如響隨聲雖欲
卻之不可得而卻也矧又舉吾所好而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彼效法者無不從風而靡矣
甚至一言足以悅心一事足以稱經則舉國
無分言之中節事之當理與否莫不以言希
幸以事求庸矣風之移人也豈直小人為然
哉

古之觀人也以目今之觀人也以耳任目庶幾
近之猶有察之不得其精者况乎耳視則毀
譽易起於愛憎訛言尤足以亂聽鮮有不失
其實者矣吾試求人於道而世之談道者果

皆率由性真而登鄒魯之堂與者乎求人於
禪而世之談禪者果皆妙通圓覺而超頓教
之上乘者乎求人於兵而世之談兵者果皆
多多益善擒縱自由而足以建上將之旗鼓
者乎以言求人而世之立言者果皆足以垂
不朽乎以事求人而世之任事者果皆足以
弘庶績乎一人譽之千百人從而附和之有
所譽者果有所試而附和之者又果衆論之
公乎實與不實無考也如世稱燕趙多佳人

其間有跛者眇者羝盪者疥且痔者并寵而愛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也可乎哉噫觀人者當辯之

天下有真是者人得而是之有真非者人得而非之有似是而非者吾難於辯之彼易以混之彼得而混之則偽者進而真者卻焉故抱荆璞者蒙刖足之刑則懷燕石者售矣投夜光者被按劍之色則拉魚目者前矣偽之亂真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

中庸言誠明為性猶佛家以定慧為本誠者明之體明者誠之用本非有二物也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識定慧之旨即達誠明之理矣

嘗觀孔子之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稱子產曰有君子之道四聖人何取於霸佐乎弘恕之道以教萬世也故他日告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聖人垂恕之訓無非欲人切實近裏時見已過毋見人過斯

為學之善者令人纔學讀書便傍人口脛言
人是非如矮人觀劇隨人道妍媸耳試觀告
子之不動心孟子辭而闢之者正學術也今
之闕告子者以其義襲以其助長遂視之真
若冥然罔覺悍然不顧者流烏不知告子當
時豈漫無所事於心者乎觀其自言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是不欲以其外者累吾心也
又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欲以其內者
役於外也此告子之不動心是落禪家二乘

之義較之聖賢學問固不相侔其去流俗末
技亦遠矣令人自反雖云讀書日營營於利
達之場非惟不知集義即求如告子之義襲
助長吾知其不能也不能如告子而欲立人
之朝任人之事即有作用其能如告子之不
動心乎令人乍用吾嘗見之矣遇功名則嗜
之如虎遇富貴則聚之如蠅責人任事則吐
氣揚眉身任微艱則倉皇失措見人有難則
推井下石身臨小患則巧避不寧皆世稱賢

豪者之所為也其能如告子之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乎今時而有一告子者出焉吾知其忘情於利達必不若是之役役矣嗟乎余非有取於告子也羞見夫世之闢告子而不知自反者為可哀耳恕之一言聖人垂教之意深哉

天下事不得已而應之者道尊而業廣無因而強為者力拙而功卑洪鐘無聲有扣乃有聲淵水無紋有風乃有紋著龜無垠有占乃有

才臣：二
三
正九一
疋故三聘勤而阿衡之勲始著後乘載而鷹
揚之烈始弘監車釋而糾合之功始大皆不
得已而應之者也不然荆山之璞非不為寶
也垂泣而獻人皆賤辱之矣夜光之珠非不
可貴也以暗投人莫不按劍相盼矣人不我
求而強為以售之者無惑乎其柄鑿之也吾
人日用酬酢之間仕進功名之會果皆不得
已而應之者乎是尚有無因而強為之者乎
誠當慎所發矣

人之所以日與世紛爭而不已者內之好惡得喪勞其心外之榮辱毀譽撓其形是以隔膜便為吳越同室亦成仇讐曾不一瞬與化俱徂矣是果不可以已乎故達人以六合為一家萬物為一體泰山丘垤總是塵緣滄海江河莫非血淚蠢動含靈俱為膚爪况人為同類而相親尤吾之骨肉而可愛者疾痛痾瘥自是關情縱不能盡如吾意吾方哀憐之不暇而暇與之爭哉榮辱毀譽聽其自至好惡

得喪一不尤人恢恢乎如天之無不覆如地
之無不載匪直足以容物庶乎可以養心

道德性真立命之根柢也榮辱毀譽外來之客
感也養盛者不以榮辱撓情識定者不以毀
譽動色是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
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
疾流所迴然則備道德而全性真者尚何客
感之足累云

或問道曰道在無言或曰無言足以闡道乎昔

人有未見麟而問嘗見者曰麟如麟也曰若
嘗見則不問未見而云麟如麟何耶曰麟麇
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曉然而悟今吾欲見
道而子云無言無言何以見道乎曰問麟答
麟者麟之形也非麟之神也麟之神言之所
不能傳子欲見道當自得之言外

人之懿德碩行或有晦於一時而彰於日久有
不白於生前而顯揚於身後者謂蓋棺論定
也自余觀之亦有不盡然者傳記蔡邕性薦

孝母滯病三年邕歷寒暑未嘗解襟帶寢母
卒廬墓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室旁木生連
理遠近竒之與對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
產鄉黨高其義此邕之懿行大都也後世作
劇本者乃稱邕贅婚相府親在不顧養親死
不歸葬至今傳演不變不識作者何意而邕
獨蒙此惡聲噫世之類邕者恐不少也蓋棺
之論豈盡足憑哉

日之初生何如夕陽之景而升沈之勢則殊月

之方朏何如下弦之光而盈虧之勢則異一
簣之山不足以當垂成之九仞彼方向往不
已此則頽然故墟進止之勢自別也然則國
脉之強弱在德不在險血氣之盛衰在神不
在形

猩猩能言尤逆知人姓名機械然性嗜酒輒飲
輒醉多為人所執故人欲執之者必先具酒
以待彼初猶與同類相戒曰此某欲誘吾輩
而設之者且詈且走飄然不顧而去然終不

能忘情於酒，湏臾復至其處，頷而笑之。又相戒曰：姑試飲，毋至醉墮其計中。及飲之甘，則竟忘前戒，莫不絕倒。斯人得以縛之矣。嗟乎！貨利之場，衽席之上，禍之所伏，尤毒於酒者，何限也！世人明知禍機，不能忍於情之所好，竟以敗亡者，豈獨一猩猩哉！

木之高也，風必摧之；岸之高也，水必崩之；行之高也，人必忌之。是以姬旦精忠，猶蒙不利之流言；宣尼粹養，未免喪狗之多誚。聖人處此

其心未嘗動也蓋植摧木者培之愈固何咎
於風脩崩岸者築之愈堅何咎於水聖人之
見息也惟脩身以俟之終不歸咎於人

聖人之心其空也如鑑其靜也如淵鑑之為體
本來無物物來則應照物不碍物去不留淵
之為水風生則紋見風息則紋止未有紋先
無加於靜也既有紋後不汨於動也聖人之
心得其常而已矣

道範天地天地不足以盡道道疑聖人聖人不

足以盡道苟天地聖人而足以盡道則亦非道之至矣

聖人之知所以異於衆人者非物物而為之知也惟其心體常明常覺無微不照故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知如是耳若衆人不求知於心而求知於聞見是以通一物反添一碍多一識反增一障知愈深而心體愈蔽其去聖人之知益遠矣

令人譚性命者既厭聞見為支離便專言空空

為得心學之要一切物理俱棄而不講不知
聖人之心學亦非教人遺棄物理也即心即
理即理即心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物不空
無物不有無物不具於心也

倦游子嘗阻風鄱湖泊舟鷓磯山下見一艤
揚帆溯流意甚得也頃更為風所敗舟中人
汨沒過半所載漂流殆盡尚餘扶篙櫂而浮
者數人勢甚危迫時湖濱有小舟命往救之
至則惟利其所有彼被溺者一不顧也幸舟

人有善浮水者援而登岸倦游子呼僕給薪
粒予之燎衣充腹甫活付餘命歎曰余有濟
人之心而無其具湖人有濟人之具而無其
心世之當權者苟存其心於濟物則雖一命
之微於物無不濟矣豈可徒嗜利祿為哉

覆舟人方援至岸湖人之操小舟者則鈞取漂
遺忻忻滿載而歸矣二人顧利爭執不已相
與訟至前倦游子為舟人曰若被溺時惟求
得命安望得財彼湖人衝風冒險豈崑為汝

脫一不利并諸所遺問之水濱俱化為鳥有
矣謂湖人曰若為地方見溺不援惟幸人之
危而利其有者不仁况若所得咸彼故物盡
其有而取之者不義不仁不義後必有禍能
聽余剖者各半不然惟赴官治之衆咸悅服
扣首謝去余歎曰舟人得命思利湖人見利
忘命二人之病均焉財利之溺人深何至死

猶不悟也

時壬辰三月九日偶
有此事始記上二條

倦游子方聽湖濱之訟推窓遠眺見揚帆湖上

者往來如故也榜人欲啟行乃佐而遏之曰
前舟之覆禍非不慘矣而行者接武肆然罔
忌何無知哉貪心所使也然則人之急於趨
利也者有不速於被害者乎噫利之為害豈
獨覆舟然哉故達人以不疾為速無危為利
榜人乃止

辱莫大於躁進禍莫大於貪得躁進者必不安
分貪得者其欲無厭以不安分之心逞無厭
之求鮮有不取辱而遭禍者譬之鳥焉無垂

天之翮而欲效扶搖之飛強刷其羽力斯屈矣不若榆枋之為安也本延頸之態而欲食吞舟之魚未置其喙氣先憊矣不若荷下之魚雅也噫世之好大妄圖見利爭趨至取敗亾而不悟者反鳥之不若矣善乎猶龍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身如木人心如火人知火之生於木不知火之足以燃木也知心之宰乎身不知心之足以殺身也蓋火不得木則不發木盡而火微

矣人之四肢百骸無不聽命於心而心思之
運用千緒萬端日夜熬膏如火生焰卒無寧
時膏銷則氣鑠氣鑠則心竭心竭則身亦隨
之而亡矣故道家惟以定息少思為養生之
本亦種火法也

人之居常自言能輕名利者未見其能輕也臨
名利而不苟取者斯謂能輕名利之人然猶
拘於勢之不能取者未見其真能輕也得名
利而不加欣失名利而不加戚澹然如水一

毫無所動於中斯謂真能輕名利之人噫安
得斯人而與之忘名利也

天遊子登匡廬之巔見羣峰羅列或起或伏若
揖若讓曰高哉山乎誰不仰止頃吏嵐霧蔽
障虎豹跳躍猿猴飛渡則樵人為之投斧矣
泛彭蠡之澤見汪洋浩蕩容納百川吐吞日
月曰大哉水乎孰測津涯頃吏狂風震撼怒
濤相擊巨浪拍空則漁父為之棄網矣退而
息諸大觀之亭凝神太虛之表頃吏仰見白

雲出於山而不碍於山映於水而不溺於水
往來無心卷舒自得布之則瀰漫六合歛之
則退藏窈密瞻之不離吾前即之又不可幾
及乃作而歎曰妙哉雲乎物至是極矣夫三
者均為天地之積氣山川佳麗猶滯於形也
雲物變幻化莫能測也人心能靜與山俱乎
不能必其無猛獸之藏能動與水遊乎不能
必其無波濤之發惟與雲物為徒呈象太空
忘情勞逸動止不拘悠悠順適其施也無方

其收也無迹通達萬變作聖之則

事理成於舒徐而多失之驟人情孚於平易而多失之暴蓋舒徐則詳審精密其成也不構而自集鳥驟則無叙無叙則踈踈則事有後悔矣平易則和樂可親其孚也不戒而自薦焉暴則無當無當則離離則人不用命矣故君子無欲速無已甚

世之徃徃欲謝絕人事屏棄天常超然物外為脩道之要余曰道在人事離人事非道也道

在天常離天常非道也。今夫米非杵舂則糠
粃不去，愈搗則愈潔白矣。金非火煉則渣滓
不融，愈煉則愈精美矣。人能於人事天常之
理，日禱日煉，則氣質日化，性真日見。脩道之
要，何以加此？道家曰：大隱不出朝市，佛家曰：
擔柴運水，總是神通。二氏之學，且然。况吾儒
之道，豈假方外以求之哉！

或問：長生不死有術乎？無生子曰：上壽不過百
歲，長生不死，吾未見其人。吾不能知其術也。

無已則有却病延年之說焉世之所云却病者咸曰薄滋味節淫欲寘言語戒嗔怒保形煉氣如是數者而已爾然此猶治表之術也余之所謂却病者却吾心之病焉耳蓋人心本自定靜本自泰然何病之有唯遇貨財則思爭奪是貨財為心病矣遇功名則思擠排是功名為心病矣遇勢焰則思趨附是勢焰為心病矣遇睚眦則思報復是睚眦為心病矣遇患害則思推避是患害為心病矣未遂

則心病於患得既遂則心病於患失以是日
攻於心則病日入於膏盲雖有外之所養終
不勝其內之所擾此扁鵲之所以望而走烏
者也壽烏得而不促乎苟欲治病先治其心
一切榮辱得喪俱不足為吾心之累即小之
而疾病不以疾病累其心大之而生死不以
生死累其心使清明之氣常在吾躬將見心
日以廣體日以胖不期壽而壽益增矣故無
逸永季之訓諄諄以三宗文王為首稱者無

非敬慎無非抑畏無非去其病心者而已他
又何術焉道書亦云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
僊之術漸次導之耳其微旨可識矣

以智籌人者人得以智制之以勇角人者人得
以勇勝之以辯禦人者人得以辯屈之惟以
德服人者人無所不服矣墨魚出游必吐黑
沫以自庇藏身之術何巧也詎知海人因其
沫而取之無遺其所以自庇也者適所以自
害者乎故君子藏智於愚藏勇於怯藏辯於

納無所用術焉

耽大逸樂者必有大憂患罔大貨利者必有大折挫利害之機昭若秉燭著若明窓無欲者去之惟恐其不遠矣世有貪昧之夫於禍機所伏昧焉罔察而日夕營營於逸樂之場貨利之會如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窓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以是而得免於敗亡者誠鮮哉

君子見善必徙若決江河不敢一息懈也善斯

成性視之若未有焉急人之難若赴湯火不敢一息緩也紛難既解視之若無事焉彼有行義而急於自表施恩而望報於人者亦淺丈夫之所為矣

道傍之柳入土不盈尺覆陰不尋丈種不數年而榮者枯植者仆偃蹇者拔無他戕之者衆也岱華之松枝干九霄根通三泉歷霜雪而不凋經風雷而不震千秋億載挺然聳秀與山岳相終始者無他去於害者遠也以是知

人之福澤久近精神盛衰頽培養何如耳
心惟虛也故靈靈則無所不通物來而順應矣
人之所以不能順應者蓋由目見聲色貨利
則以亂其心耳聞是非毀譽則以撓其心心
為耳目所撓亂則此中無非私欲填滿安能
得虛不虛安能得靈無惑乎應事之倉皇而
多昧也學道者有見若不見有聞若不聞一
切物累不加於心其心自虛其虛自靈譬之
於鏡塵殺則暗塵去則明自然之理也

虛靈本為一體未虛求靈反傷於虛凝神於虛
靈自主焉蓋靈者心之照也人初得靈既而
喜照照多則神損神損則氣漏氣漏則神枯
而道體亦不永固矣故大人含光藏輝返虛
歸實神與道合心與法通守之以默一毫不
敢妄洩焉

聖人之道不離於常而其行事不泥於迹達節
者善觀之故父頑母嚚親心未易順也或有
不告而娶主少國疑人情未易安也而或廢

立自由用行舍藏六節不可苟也而或席不
暇煖彼豈不知順令之為孝尊主之為忠潔
身之為義乎蓋道有所重不得不變而通之
爾噫聖人所為淺見者豈易識哉

古之任事也常有餘裕任人也常有餘力理財
也常有餘用是以事集而不困力勞而不倦
財裕而不窮民日見其多壽聖人仁天下之
術至也末世事至無備使民若耕犢窮日之
力乃止斂財則取之盡錙銖凶荒不知蠲恤

是以民日窮促而至於天札者政實使之悲夫

名高者多忌業崇者易傾物盛者必衰日中而
異月盈而虧天之道也功成而不身退難乎
免於禍矣此文種之所以見殺於越韓彭之
所以誅夷於漢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陶朱子房得之

作善者必獲福有不獲福者善之未至也作惡
者必受禍有不受禍者惡之未盈也

福無倖致有倖致者此為非望之福其福必不能久君子不謂之福憂之而已禍無橫來有橫來者此為無事之禍其禍必不甚重君子不謂之禍安之而已

夫無福慕倖而獲福安知福之不為福也本無禍畏禍而致禍安知禍之不為福也昔人有無故獲璧而因以招盜得子喪明而因以免患者可以鑒矣福兮福所基禍兮禍所伏天道不僭惟人自召君子慎所感哉

泰山之巔有石崔魏俯瞰山麓下有石澗不知其幾千丈深也山人指其處曰捨身臺馮虛子游岱之日嘗見一人狀貌偃僂面有憂色但垂若有有所喪失披髮解襟至前頷左右曰吾厭塵鞅羈絆欲捨此身久矣第患足軟不能臨險有能扶我而上者吾當叩首謝之須臾扶至其處延頸逡巡頷左右曰我欲捨身念已真矣第患氣怯不能踴躍有能推而納之溝中者吾死當陰報之衆方舉手試之其

人不勝慄悚之狀乃嘆而止馮虛子呼而告之曰噫子欲捨身不能自決而取決於人見亦左矣且子亦非真捨身者吾與尔言捨身之道息尔七情淨尔六慾斷絕尔六根種種嗜好貪嗔悉皆捨去毫髮不留方為真捨身非謂捨此血肉之軀已也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無故而委之於溝壑內不足以見志外不足以立名非直與草木同腐不過為饑餓餓獸之食而已一死亦何益哉其人聞言慙

然若失舉首三頓而去馮虛子曰世之臨利害而不能自決至有生無益於世死無益於事者寧獨一捨身人哉

君子而有小人之事者事雖小人不害其為君子也小人而為君子之事者事雖君子不能掩其小人也鄧汾陽勲名蓋世猶不免於窮奢之樂狄梁公忠蓋匡時乃周旋於女后之朝其人則是而其事則非矣慕逆如莽而能謙恭以下士奸雄如操而能厚禮乎壽亭其

人則非而其事則是矣後世若擁監國以絕
夷望亦救時之良策也何至以弟拒兄遂乖
天倫之重定考成以覈功實不過攬權之所
為耳乃深得乎制治之規論事者不惟其人
惟其當而已矣

崑山之石何異於碨硤蘊玉則珍合浦之蚌何
異於鴈蛤蘆珠則美吾人血肉之軀與物類
等耳得道則世為天下貴焉然則徒愛其軀
而不知愛道者亦可賤矣

或問道曰道如飲食日用而不可缺也何以進
道曰飢渴自知人不得而與其方也

或問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
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如之何余曰三代以
上之士未嘗不好名其所好者實勝之名虛
名則恥矣三代以下之士亦未嘗不好名其
所好者虛浮之名實德則病矣

以物較身則身為重以道較身則身為輕苟不
知身之當重則或以徇名或以徇利或以徇

食色或以狗逸樂或以狗奢侈凡欲之是為
吾身累者無不以身狗之矣不知身之當輕
則當大變臨大節凡事之遠害避難偷生畏
死是為全身計者無不為之矣故君子以道
狗身不以身狗物

或疑孔子生知之聖何以入太廟每事問也余
曰聖人心體常明虛靈不昧此其所以為生
知耳非事事物物而知之也若事事物物而
知之則是聞見之知而非德性之知矣故曰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彼有以
雖知亦問者固為誣聖又有以聖人所不能
知如問禮之類者是太廟中人知極其至抑
又賢於孔子矣豈知道之通論哉

莫堅於石水激之則小者衝突大者穿滴以柔
而制剛也莫柔於水風觸之則怒濤排空江
河逆流以無形制有形也故運吾之神而一
氣自能流通鼓吾之氣而百體自能從令剛
而未嘗不順於柔也有而未嘗不宰於無也

至道之妙無不備具於身矣

適岐子學道數年無所得乃造行素先生問曰
道未易學與何學者如牛毛而成者如麟角
也先生曰何以言之適岐子曰世之富貴者
曰我非不樂乎道也入則憂其家出則憂其
國以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貧賤者曰我
非不樂乎道也神瘁於空乏力疲於奔走以
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患難者曰我非不
樂乎道也方憤其行之拂亂又虞其禍之及

已以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以故知道之
未易學也行素氏曰信斯言也天下無可與
入道者豈知道在所居之位乎試觀古之人
富貴莫過於周公兼三王施五事握髮吐哺
不以為勞周公之樂道也何嘗為富貴所累
乎貧賤莫過於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簞瓢陋
巷不以為憂顏子之樂道也何嘗為貧賤所
累乎患難莫過於虞舜耕歷山陶河濱浚井
塗廩不以為苦虞舜之樂道也何嘗為患難

所累乎君子處一化齊無入不得隨其所遇
莫非進道之基也道何難學之有